

■奉人说物

项伟

说起“拨浪鼓”，70后、80后们再熟悉不过了。可是，谁又能知道，这种货郎、孩童手上的寻常物，早在先秦时期，竟是乐器中的“贵族”，并且在各种祭典、宫廷演奏时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呢？

商周时期，拨浪鼓有个高端大气的名字“鼗”。比如《诗经·周颂·有瞽》就记录了周天子在宗庙祭祀先祖时演唱的乐歌，其中提到了“鼗磬祝圉”等乐器，这里的“鼗”即为“鼗”。“鼗”字从兆从鼓，而“兆”本意为“远”，“兆”与“鼓”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“远鼓”，即“远方进贡来的鼓”，其实也好理解，据专家考证，“鼗”最早或是通过进贡的方式从北方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的。汉代的《周礼注疏》准确描述了“鼗”的外形及使用方法：“鼗，如鼓而小，持其柄摇之，旁耳还自击。”而另有一种或许更能证明鼗的“贵族”身份的说法是，相传鼗鼓是上古时的五帝之一、订立二十四节气的“帝喾”在平息共工之乱时发明的。这事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，在战国时

成书的《吕氏春秋》及宋代的《事物纪原》等典籍之中都有相关记载。

真正能够证实鼗鼓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，且常用于祭祀、典礼等重要仪式或场合的乐器的铁证，就是同时期制作的青铜礼器。在这些新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，铸刻了大量的以那时的贵族们的祭典、生活等为背景的铭文与图案，其中鼗鼓也即拨浪鼓的形象就屡屡出现：它们都有着细而长的手柄，圆形的鼓面，在鼓的两侧各有丝线连接的下垂的珠坠，仿佛转动手柄就能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声响一般，十分形象、生动。

而古人在历代典籍里记载的关于鼗鼓的文字与描述，也从侧面印证了它的应用场合及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比如曾是统治阶级祭祀先祖时的乐歌的《诗经·商颂·那》中就记录有：“猗与那与！置我鼗鼓。奏鼓简简，衍我烈祖。”这一段颂歌很清楚地表明了商周时的人，尤其是贵族们，在祭祀天地、祖先时，常用鼗鼓来演奏乐曲。除此以外，周天子的使者也会手持鼗鼓，宣布天子的各项重要任命及册封、赏赐等等，并且

以鼗鼓的演奏来激励受封者积极捍卫王室、建功立业。

在鼗鼓最辉煌的年代，其“家族”可谓“人丁兴旺”。大家是各司其职、各有天命，连带着相关的周边“第三产业”也兴盛发达起来。譬如说，鼗鼓按使用场合、功用做了细分：冬至那天在圜丘上祭天神时，须用“雷鼗”；夏至那天在泽中的方丘上祭祀大地时，要用“灵鼗”；而在宗庙祭祀先祖时，则用“路鼗”。相应地，与鼗鼓演奏、培训相关的环节，也有了自己专门的职能岗位和“术语”。比如，负责演奏鼗鼓的乐师称为“瞽蒙”“眡瞭”；演奏鼗鼓的动作或行为，称作“播鼗”；而宫廷里，专门负责培训鼗鼓演奏者的乐官，被尊称为“小师”。

大浪淘沙，褪尽铅华。在历经了千年风霜的洗礼之后，鼗鼓也从先秦时有身份的礼器，逐渐降格为两汉时的世俗乐器；到宋代时，已彻底地从“贵族”流落至“民间”，成了货郎手上的叫卖工具，以及儿童手中的玩具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从“阳春白雪”变成了“下里巴人”，看似不幸，却也因此沾染了人间的烟火气息，变得更

加“接地气”和富有生命力。在这个时期，鼗的礼乐之用已然式微，最主要的应用是在商业这块。说什么商业应用，有点玄乎了，其实指的就是“货郎鼓”。民间那些走村串巷的货郎，一般会手持这种略微改造过的拨浪鼓，不断地转动，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声响，以鼓声来吸引和招徕顾客。

自宋代开始，拨浪鼓还混成了市井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工具，比如当作跳舞时的配乐道具，或者用来哄孩子开心的玩具，而后的用处，一直延续至今、热度不减。

俗话说：“拿着鸡毛当令箭。”不用细品，也能知道这是一个关于“小题大做”的贬义词。可是，连拨浪鼓它自己也没想到，自清代起，义乌的老百姓们，就是凭两个箩筐、两个山货盒、一根扁担，还有一个拨浪鼓，从事“鸡毛换糖”的行业，愣是将这种小得不能再小的生意，催生成了闻名于世界的“义乌小商品市场”，以至于义乌人都很自豪地将这种商业文化称之为“拨浪鼓文化”。所以，谁又敢说“草根”就不能干成大事呢？反正，在神州大地上，拨浪鼓的文化和奇迹，一直还在延续着……

■岁月风铃

记忆中的自行车

顾亚萍

我曾经有过几辆自行车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毕业参加工作。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一家电子工厂，因为曾经做过保密工厂，后来才转为生产民用产品，所以工厂地址离市区有些远。我们上班坐公交2路车沿江东北路到终点站后，还要再走10多分钟才能到厂，那个时候我非常向往能有一辆自行车，可以方便骑上班。

进厂时做学徒需二年半，第一年每月工资21元，以后每年递增大约二三元。我把每月的工资分成三部分，13元交给母亲，作为参加工作后的月归储，3元零用，5元购买浙江省有奖贴花储蓄（零存整取）。当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大约需要160元，我想用二年半学徒时积攒下来的储蓄买一辆自行车。

二年半学徒期满后，升为一级工，月工资有30.8元，我积蓄的钱够买一辆自行车了。但当时市场还是计划经济，我需要凭票才能买到自行车。

父亲在渔轮厂上班，从家走路上下班也就十分钟时间。征得父亲同意，他的28寸永久牌自行车先让我用。我约好几个同学兼同事，晚上一起到附近的宁波三中操场去学骑车，练了几个晚上，车子平路会骑了，就是上下车起步和落地有些不稳。接着要上路实操，就跟着教我们骑车的同事，按捺住紧张的心情，推着自行车上马路。我双手紧攥车把，瞅瞅四下没人，左脚踩在脚踏板上，右脚往地上前后划拉几下助动，试了几次还是甩不出从后方上车的漂亮弧线，再也顾不得仪表姿态，右脚往前抬高迅速越过三角档，踩上脚踏板，往前踏起来。车子在摇摇晃晃的起步中，慢慢地越骑越稳；在人来人往的穿行中，慢慢地越骑越好；在上下起落的动作中，慢慢地越做越漂亮。

这就像人生的弧线，要想划

得漂亮，需要多历练啊。

父亲的这辆28寸半新的自行车，虽然笨重又有多处锈斑，但我对它爱护有加。我家住老式新房子三楼，每层楼住四户人家，楼梯边还有一条长长宽宽的走廊。我每天下班回家，就把它扛在肩上，停在三楼家门口的走廊，早上上班再扛下去，车子的油漆处每天用毛巾擦得干干净净的，每周还要给钢丝、钢圈上油，让它像新的一样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横溪供销社采购到一批26寸飞花牌自行车，在新江桥下的商店里供货。得知车子尺寸刚好适合，我忙去购了一辆，后面几天去相关部门给自行车上牌照。拿着发票却上不了牌照，原因是发票缺了一角，刚好缺在发票号码的边上，要去店里换开一张。我到了新江桥下，因为自行车供不应求，早已买断货，横溪供销社的这个点已经撤了，要到横溪村去补发票。我一口气来回骑了将近三十公里，这也是我学会骑车以来最远的一次骑行，但我没觉得累，一方面因为车子部分是用新型材料制造的，比起28寸的全钢材自行车更轻便骑行，另一方面是我正在办一件快乐的事，心情的愉悦削减了累的滋长。

自行车后来也换过几辆，没有了三角档的车身越来越漂亮，新材料的更新也使得车重越来越轻。我用后座书包架送女儿上幼儿园、读培训课程，用前面加装的塑料篮筐，装一年四季飘进厨房的美味烟火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随着工作变动、工资收入增长，我买来摩托车作为上班交通工具驾驶；城市禁开摩托后，我换成了小轿车驾驶。在步入退休后，城市交通更加便捷，家门口就有地铁、公交，我出行更喜欢步行，或乘坐公交、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，自行车从此与我告别，但它划出的漂亮弧线永远是我记忆深处的美好。

■生活感悟

耳边需要唠叨声

马遇伯

老伴因患阿尔兹海默症十一年了，人住养老院也已五年，不能常去探望陪伴倍受煎熬，难忘她在家时的牢骚声、唠叨声、嘻笑声。

我年轻时长期在军营，婚后聚少离多，家里大小事情不管不问。她呢，所有事情一人独撑，大权独揽，小权不分散。我转业后在市区工作，早出晚归。有时也想帮干点活儿，可干什么呢，无从下手，做什么事都要“请示”。不“请示”呢，干了不满意，不合她的心愿，干得越多，她唠叨越多。话又说回来，老太婆确实能干。地板锃亮，窗明几净；柴米油盐，管家理财；衣服添换，浆洗缝补；只要有太阳，阳台上都有晒的东西。样样事情井井有条。平时和大女儿生活在一起，按说孩子大了，她也做妈妈了，该放手了，可有些事情仍要管要问要做。

一年到头辛辛苦苦，不满的情绪随时要发泄出来：老头子家务事不会做，女儿主意大，外孙女经常要添乱，还有许多不顺心的事。对谁说呢？自然我成了第一对象。我在岗在职，真正相聚时间不多，听她说倒也有趣。退休了，厮守在一起时间多了，有话她随时可以说，有苦随时都要诉，喜怒哀乐一会儿在脸上，一会儿在嘴上。听多了不免心中也烦，“你怎么每天有这么多话？”“我不对你说对谁说呀！”她还挺有道理，我就是她的出气筒！

家情有变，在外地工作的小女儿有了小宝贝，她们工作忙，又要学习又要考试，要求我们去帮帮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两个女

儿都要兼顾好。这也是我们退休后的价值所在。研究决定：老太婆远征外地，我留守宁波，各守一隅。

老太婆一离开，我如释重负，好不自在！家中的事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饭怎么吃就怎么烧，地板擦也可以不擦也可以，衣服想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，反正没有人检查监督。静下心来看书学习，爬格子写点东西。真是乐哉悠哉！

时间流逝，感觉不妙。女儿女婿上班，外孙女上学，家中好不冷清。他们有时在单位吃饭，有时朋友相聚，连外孙女有时也参加同学生日会，我吃饭就两难。烧也不是，一个人能吃多少？不烧也不是，不可能碰到这种情况都泡方便面！有时头疼脑热，有时碰到新鲜事，走进家门很想马上吐出来，可对谁说呢？还是老太婆在身边好。一辈子相敬如宾固然很好，但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哩？有时争论，有时闹情绪，有时有磨擦，难免。有的事还真真是好心引起。如回家，如探亲，总是大包小包，她想多拿一点，我也多想一点，也要争一下；过去乘汽车坐火车人挤人，常常没有座位，一旦碰到空位，她让给我，我让给她，也要争一下；有时她身体不适，需要休息，可忙起来就不停，这对身体不利嘛，我要责怪！

相伴过金婚，感慨颇多。笔到此处，想起《老子》一篇美文《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章》一段话：“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”现在真盼望我俩还能相濡相依相偎，耳边常听唠叨声！



雨后茗山

韩晓霞 摄

■奉邑风情

映山红

阮显平

映山红又名杜鹃花、索玛花、山石榴，民间俗称柴不将花，属于灌木植物，有着很强的生命力。它在悬崖峭壁间，在峡谷沟壑中，在石缝沙窝里，无论生存条件多么艰苦，也不管环境怎样恶劣，不惧风雨肆虐，有着青松般的气质、红梅般的品格；它不惧严寒酷暑，不惧阴冷贫瘠之地，都能适应并顽强地生长。“莫是杜鹃飞不到，故而啼血染芳名”，古时相

传，花开时杜鹃鸟日夜哀鸣而咯血，染红了花朵，因而得名。

阳春三月天，乍暖还寒，风和日丽，杨柳绿、桃花红，桃红李白菜花黄，青山如黛。春风吹绿了山，吹皱了水，吹得万树千枝叠锦披翠。“日日锦江呈锦棹，清溪倒影映山红”，此时鲜艳的映山红，开得漫山遍野，层林尽染，山间火红灿烂，满山满谷，如海浪翻腾，红似火焰，犹如天边绯红云霞，叠锦堆秀，到处蕊萼飘香，沁人心脾，一片生机盎然。放眼远望，一团

团、一簇簇，那么绚丽鲜艳，像红色的玛瑙，迎风而立，引得蜂飞蝶舞，让人流连忘返、乐不思蜀。

“细看不似人间有，花中此物如西施”。近日家门花坛里的映山红浓郁盛开，花影摇曳，引得怜花爱草的孙女、外孙女一阵狂拍分享朋友圈，真是“桃花杏花枝头摇，十里幽香映山红”。映山红的花语是“永远属于你”，适合情侣之间互相赠送，寓意是永远爱着对方，不离不弃。

■往事如烟

今夜当我想起您

裘七曜

时间真快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。但是，每当夜阑人静之时，还是会想起父亲。

父亲没进过一天正规的学堂，却可以算得上村里较有学问的人，他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、中通人和，这得益于他的天赋不同寻常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邻镇的一位中学校长跟我聊天，他说我爸是因为少年时家道中落，生不逢辰、时运不济。父亲在村里干了二十多年的大队会计，也是名声在外。前些年，在松岙镇的一场宴会上，别人不认得我，我只得把父亲的名字报上去，马上有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过来跟我握手，

说以前自己刚学会会计时听我父亲讲过课，至今记忆犹新。更有趣的是在上半年的一次饭桌上，一位退役的上校向我敬酒，说他父亲的坟地是我父亲帮忙选的……父亲是老好人，也是热心人，村里的红白喜事总能见到他忙碌身影。所以父亲是有口皆碑的，至今村里的一些老年人常跟我讲，你父亲是有威望的，讲的话有人听。

父亲白面长身，二十几岁入了党，又通过体检（甲等）准备入伍。但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急需人才，当时的公社书记硬是叫他去当合作社主任，不同意应征入伍，于是父亲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事业。

父亲谨慎实在，他认为这世上最稳定的职业是老师和医生。于是，误了自家子弟：弟当年高考的录取分是完全可以进入浙江大学的，由于父亲的误导，竟傻楞楞地报了浙江师范大学。在叹息中我们都没有理由去责备父亲。

父亲打破了常规，我们家族的男人们以前都没活过七十岁，父亲走的时候近八十岁。父亲总是说，我把这个瓶颈打破了，以后就好了，以后就好了……当然这得益于父亲的宽广和怡然，但他更希望我们后人和睦、平安、悠然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深圳、武汉工作，在父亲最需陪伴的日子里我却总在千里之外。2008年的那场大雪至